

发现·运河



村史馆内故事多

大运河沧州段蜿蜒216公里，两岸村庄美景如画，如今，这些美丽乡村建起了一座座村史馆，把运河的千年变迁和记忆中的美丽乡愁藏在其中——

村史馆里有『流淌的运河』

本报记者 刘伟 摄影 马天龙

民俗馆里藏着运河故事

“这幅名为《杂技魂》的壁画，再现了当年长城内外运河两岸杂技艺人的足迹。”8月10日，仍是暑期，吴桥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迎来一批学生，他们正忙着参观各种展品，学习有关运河的文化知识，感受大运河的魅力。

“大运河民俗文化馆建在了桑园镇大第九村村西，是由大第九、小第九、宋家院三村合建的村史馆，紧临运河，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东岸。展馆内部功能设置主要以‘传承历史、留住记忆、保护文化、体验民俗、发展旅游’为主题，通过实物展示、书画交流和主题体验等方式，展现运河沿岸乡村风情和吴桥传统杂技文化。在这里，年长者能找到过去的回忆，年轻人能感受到沉甸甸的文化。”桑园镇宣传负责人说，三村合建的村史馆让有关运河的故事“活”了起来。

“这面墙上镶嵌的都是大运河里挖掘出来的瓷器碎片，曾经人们来往于大运河。在民间有这样的说法，途中丢一些随身携带的瓷器，可以平安顺遂。还有这些石锤、练功石，据传都是光绪年间砸方用的。”说起村史馆里的故事还真不少。

“这是一个名叫‘鱼化龙’的化石，属于一种龙头鱼身的龙，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，这种形式在古代已有。关于鱼化龙有两种说法，一是鲤鱼跳龙门、独占鳌头，古喻金榜题名，烧龙头香就是祈求望子成龙；另一种说法是一种神鱼，类似于中国的河神，或许这也是古老大运河的守护神吧。”

见微而知著，不大的村史馆竟然藏着无数运河故事；一叶落天下秋，浓缩的运河文化此刻在这里也生动了起来。

品味当下的运河风情

有人说，运河岸边的村庄，因运河而生，伴运河而兴，一座座村史馆里所陈列的、摆放的、铭刻的，都蕴藏着运河文脉的信息。

老式平房，青砖外挡，门口书写着“乡愁”两字，这里就是东光县东光镇油坊口村的村史馆。“我们建设这个村史馆的目的，一方面是对外地游客宣传历史文化，一方面时刻提醒大家，

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靠劳动得来的。”油坊口村党支部书记霍树根介绍，这是村里专门建设打造的村史馆，馆里陈列了很多老年间的物件，如盛放粮食的竹篓，带有风箱的大锅、木椅、煤油灯等，都是村民捐赠的。

油坊口村离大运河最近只有50多米，是清末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祖籍所在地，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让油坊口村有了借河而兴的可能。经过当地政府的规划建设，小村庄变了妆容，提了颜值，垃圾坑变为美丽荷塘，硬化后的街道干净整洁，整个油坊口村成了运河边一张精美的名片。

最让人称奇的是村子中间的一口用青砖垒成的古井，据传这口井已有600多年历史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因为气候干旱和大运河枯水断流等原因，地下水下降，这口井曾一度干涸。近几年治理地下水超采，今年又恰逢大运河再次全线通水，有效补给了浅层地下水，久已干涸的古井，又见清水，水清映人。

如今，运河水仍在滋养两岸村庄，运河水脉悠长，运河文脉绵延，古老村庄展露出新颜，当下的运河风情充满魅力。

讲述运河畔的农耕文化

大运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，不仅联结、赓续着华夏的水运文明，也传承着古老的农耕文化，水运与农耕在这里实现了交融。

从运河东岸出发，沿市区解放路东行，过了长芦大道不远，就到了新华区小赵庄芦家园村。芦家园村的村史馆藏在一条南北小巷里。几天前，新华区组织辖区内的学生来到芦家园村史馆，开展了以“弘扬传承农耕文化”为主题的暑期研学活动。

历史文化的感受只有亲身体验才会更亲切，而触动到访者的往往是那些土味十足的老物件。在芦家园村史馆内，老炊具、老电器、老门窗、老式农具、织布机、地契等农耕文明的印记，还原了乡村生活场景，展示了乡村记忆和人文风貌，让每位到访者都能在参观体验中了解家乡历史、留住浓浓乡情，记住永远的乡愁。

芦家园村党支部书记孙振安告诉记者，芦家园本名卢家园，原是城东大卢家的庄园。这里在明代是沧州前往盐山县官道上的第一个急递铺，即古代最早的EMS。民国年间，村里还出了一位全国名人——曹晏海，获得了1930年上海武术擂台大赛第一名，被称为民国第一武状元。这些文化遗存让现在的芦家园村史馆成为了网红“打卡地”，到访游客络绎不绝。

运河两岸的这些村史馆，是大运河文化的见证者，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，不仅唤醒了美丽乡村沉睡的文化资源，也提升了沿岸乡村的精神文化层次，让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沧州文化的深厚和积淀。同时，随着我国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，村史馆内的文化遗产价值不断凸显，这些村史馆也逐渐成为游客可看、可触、可感、可休憩的好去处。



吴桥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外景及内部展览一角

河间郭风惠，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誉之为“狂狷中行，有教无类。历年卅三，春风普被”，另一创办人严修（范孙）誉之为“北方健者”。他在军事、文学、历史、法学、哲学、教育、美学、医学等领域均有较深造诣，故桐城学派代表人物吴北江赞其“前后五百年亦恐无敢与之争席者”，状元刘春霖称其为“哲匠翘材”。

“北方健者”郭风惠

杨蕊

华北神童 河间才子

郭风惠通晓德、法、英多国语言，对西方文学史、哲学、美学都有研究，能用英文写出很好的十四行诗。他是一位天才的书画家，一位悲悯的诗人，一生跌宕起伏，颇具传奇色彩。

他父亲郭连域是光绪年间拔贡，与刘春霖、溥仪老师陈宝琛、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为至交，藏书甚富。郭风惠6岁开始读书；7岁，乡贤孙品三教他古文及旧体诗；8岁，两首大气磅礴的颜体自作五律命题诗，令刘春霖大为惊叹；9岁，为河间府衙绘制丈二幅的花鸟画四条屏，人誉“华北神童”。郭风惠在河间官立中学堂上学时的老师张季铭有诗赠他：诗已可传年正少，天将降任志能堪。20多岁，在京津地区便得了“河间才子”大名。

郭风惠考入北洋大学（今天津大学）法律学科后，诗文多见于《大公报》《益世报》，得到津门宿儒严修的关注，常在一起闲聊诗书。1917年，北洋大学法科转入北京大学，郭风惠又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习，以优异成绩获法学、英语博士学位。29岁就当上了绥远、察哈尔两省的教育厅长，后来任河北省政府参议、冀察政务委员会副秘书长、北平教育局局长、二十九军少将秘书处长、省立河间第三中学校长等职。日军侵华期间，郭风惠入宋哲元部，与抗日将领张自忠、赵登禹、佟麟阁交往密切，后遭日军通缉流亡，避居香港，潜心诗词、书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定居北京，以书画自给。

篆籀入画 燕赵风骨

郭风惠是以书入画的成功者之一。刘春霖说：跟郭风惠比，我的书法只是小摆设。郭风惠的大写意画，是用篆籀之笔写出来的，以传统文化为滋养，诗情、画境、书骨相得益彰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。最为精彩之处，就是“诗书入画写精神”的文化内涵。

郭风惠的书画多“燕赵豪气”，落款中常署“河间郭风惠”，并曾用闲章“燕赵老民”，笔下满是北方的苍茫。他对帖、碑多有涉猎，入手于颜、柳，上溯至秦汉篆隶、六朝碑刻，榜书偏爱颜鲁公，小楷有褚遂良风神，草书得何绍基精髓，在书坛独树一帜。他善用鸡毫笔书写行草书，魏碑、唐楷、篆隶也游刃有余，苍润清湿，圆劲洒脱，是苏轼以后用鸡毫笔较有成就者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《人民日报》曾专题介绍陈云诤、郭风惠、陈半丁、溥雪斋、郑诵先、沈尹默等十位中国著名书法家，又在北京电视台开办书法讲座，讲解结构、颜体特点及书写方法等，得到广泛认可。他的书法多见于名胜古迹、报纸杂志，在北京和平饭店举办个人书画展。抗战前，郭风惠登临泰山，写下“登泰山”三个大字，每个字两米多大，气吞山河。抗战胜利后，北京长安门改名复兴门，邀请郭风惠题写匾额，颜体书写，浑厚庄严。京津两地不少老字号的匾额，也都留下郭风惠遒劲有力、气势浑厚的墨宝。

郭风惠的画最初学孙品三写意花鸟画的雏健，他善于以简括洗练的笔墨状物传神，画翎毛花卉苍真八哥等，寥寥数笔，形神兼备，真是“秃毫着力熔成铁，剩墨传神惜如金”。他以传统为根，将徐渭、陈淳、八大、李鲤、李方膺、华岳、吴昌硕、陈师曾、齐白石等人的笔墨意趣，融汇到作品中，色墨俱佳。以前人为镜，以造化为师，最爱天然稿，足迹遍神州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郭风惠被安排在北京美术公司从事国画创作，投身于文化建设。1956年，日本准备派书家访华，周恩来总理急招陈云诤和溥雪斋、郭风惠等，议定由郭风惠、郑诵先代表中国书家出面与日方交流。访问结束后，他开始组建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，由周恩来总理亲任名誉社长。后来他多次与



郭风惠(中)与弟子们

日本书法访问团交流，作品多次赴日展览。

1957年，郭风惠与汪慎生、徐燕荪、王雪涛等十几位知名画家合作巨画《和平万岁》，大家各展绝技；汪慎生画杜鹃花并题款，郭风惠画玉兰、蝴蝶花，徐燕荪画松，王雪涛画牡丹，胡佩衡画山石，马晋画鸽子，董寿平画竹叶，李鹤筹画流泉，高希舜画竹，郭味渠画藤萝，翟奉高画兰花。巨画是为中国建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创作的，用了两张丈二整纸还不够，大约有150余平方米，是名副其实的巨作。

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，郭风惠受周总理之托，题写北京中山公园“来今雨轩”牌匾。当时他已是癌症晚期，目近失明，却提笔有神，一挥而就。因强调“不突出个人”，匾上没有落款。牌匾悬挂后，郭风惠问弟子谷溪：“写颜楷，意在方正饱满，以免花里胡哨，不知我书真能方正饱满乎？”第二年，郭风惠因病去世，一代风流，此为绝笔。

郭风惠是“稀园诗社”的骨干诗人，当时名流如傅增湘、吴北江、章士钊、张伯驹等皆在其中。一次诗社活动，启功说：风惠老伯好画、好诗、好诗、好学问！郭风惠一生自作题画诗、论诗诗无数，多隽永清新，奇巧自然，书理画论、人生感悟、自然生命皆能触发诗情。1939年，《风惠楼诗稿》出版，1998年，为纪念郭风惠诞辰百年，《风惠诗存》出版，收录其诗词手稿遗墨数纸。郭风惠为乡师白子明的《书法真传辑要》作序，详析书法之真奥，传先哲之精蕴，启后学之困蒙，见拳拳之心意。

有教无类 君子不息

1919年，郭风惠北京大学毕业后，经教育总长傅增湘举荐，任教于北京国立艺专（中央美院前身），教授英语、西方美术史和中国花鸟画技法，李苦禅、王雪涛是那个时期的弟子。王雪涛之名便是1921年郭风惠所赠。在老师面前，李苦禅也从不敢言，他们年岁相当，后来郭风惠自降辈分，跟二人以兄弟相称。

郭风惠学生中多社会才俊，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秀峰、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、著名外交家刘贯一、生物学家牛满江、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谢瑞阶等，体现出郭风惠个人的艺术魅力和精神气场。他还曾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、北京四中、汇文中学、四存中学、畿辅中学、青年美术补习学校等处教学，为书画艺术的传承作出了贡献。

郭风惠是中国文人书画的代表，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，曾与画家徐燕荪、胡佩衡、董寿平、刘继英等合作山水花鸟画多幅，还经常为秦中文、李苦禅、王雪涛、吴镜汀的作品题诗配词。

1953年，我国向世界和平理事会赠送《屈原画像》，由徐燕荪绘制，郭风惠题诗：“腕下灵奇真独到，意中哀怨却相连。默听众口称无敌，千载离骚几笔传”。大气磅礴，切中屈原的爱国灵魂，为新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。毛泽东六十寿诞，北京百名画家献上墨宝，郭风惠意笔写紫薇白头，表达一位书画家对领袖的热爱。



1960年，近现代书画大家秦仲文、吴镜汀等合作了一幅以“长征”为题的巨幅长卷，请郭风惠题词一阙《满江红》：“地迥天高，莽河山，无人蹬越。充浩气，突围摧阵，凭陵百折。万古榛芜盘鸢，千军饥渴吞毡雪，宿草原更照铁衣单，洪荒月。 岗起伏，延安结。一年事，千秋业，看晦霾扫尽，晓曦红烈，壮士冲开襟襟路，画师觉得丹青诀，展冰纨，恍见汗流衣，腾腾热。” 气势磅礴，撼天动地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秦仲文、王雪涛合作一幅怒放的梅花喜鹊图，最后请老郭风惠题诗，此时三位先生皆已古稀之年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积压许久的情绪爆发，郭风惠欣然执笔，以古风引经据典，写人状物，煌煌241句，记录下画家的凄美心境，感怀不已：“秦夫子，寿考徒，颜如童兮一发无。画笔依然落苍鹤，千崖万壑如可呼，呼来腕底奇画因……久之忽觉寒起粟。只恐纸上老梅化作冻云飞雪花。”

中央文史馆馆员、著名画兰高手彭八百独尊郭风惠，每有画作出，多请其题句。河间文化学者田国福藏有郭风惠与彭八百合作的《香奁双璧》册页，除二人书法、山水花鸟画作品，还有刘贯一的题字。那年的郭风惠68岁，大胆写山，比之八大，豪纵有过之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北京东城区北弓匠营胡同的“噪庐”，郭风惠狭小的寓所里常聚集很多名流，如陈叔通、郭宗汾、高树勋、秦仲文、杨秀峰、刘贯一、王昆仑、邓拓、刘仙洲、萧华、王雪涛、李苦禅等。

郭风惠德学名望甚重，在艺术上不倦地进取，常用一方“不息翁”的闲章自励，孜孜以求，创作不止。国家图书馆藏有郭风惠1963年书赠王世英的书法作品《录东坡新城道中诗》，已人书俱老。

馆中君子今何在，留得佳作传后人。河间郭风惠的诗书画艺术万古长青。

简介：郭风惠（1898—1973年），河间市郭家村人，寓居北京。原名贵璋，字鹿庭，45岁时更名清夷，字风惠，以字行于世，晚号噪庐、不息翁。民革成员，爱国人士，教育家、诗人、书画家。